

命题与命题态度 ——对杰弗里·金谓词策略的反驳

杨博文

摘要: 关系分析理论指出, 形如“阿奎那相信上帝存在”的语句为真, 当且仅当主体与命题处于特定的命题态度关系之中; 其中从句为指称某命题的单独词项。但替换失败论证对此提出了质疑: 若上述理论为真, 那么两个指称同一命题的表达式在外延语境下随意替换不改变整个语句的真值; 但一些反例表明替换并不保真。为避免上述困境, 命题实在论者杰弗里·金将替换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谓词部分。但金的策略存在诸多不足。它难与命题实在论者的部分共识相容, 且蕴含错误的结论, 并预设了不牢靠的前提。即便金提供了独立证据, 但其证据并非决定性的。进一步的考察表明, 替换失败现象的根源不在谓词部分, 而在态度动词之后的从句。

关键词: 命题态度; 关系分析理论; 替换失败现象; 谓词策略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导言

毫无疑问, 人们拥有各种命题态度, 例如:

- (1) 哥德尔知道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 (2) 阿奎那坚信上帝存在。
- (3) 鲁迅渴望中国崛起。

这些语句在结构上似乎都遵循了「 S Vs that P 」的形式, 其中「 S 」指的是某个主体, 「 P 」指的是某个命题, 「 V 」指的是某种态度。¹基于此, 传统理论 (即, 关系分析理论) 认为:

1) 一个具有如上形式的语句只有在「 S 」所指的对象与从句「 P 」所指的对象之间存在「 V 」所指的关系时, 才为真。反之亦然。

2) 上述从句「 P 」为单独词项, 其所指为某个命题。

收稿日期: 2023-09-26

作者信息: 杨博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BowenFrancisco@163.com

¹请注意, 本文并不严格区分“指称”(refer)与“指涉”(denote)之间的差异。

但该理论遭到了替换失败论证的质疑。以如下语句为例：

- (4) 哥德尔担心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 (5) 哥德尔担心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

如果关系分析理论为真，那么从句“一阶逻辑不可判定”（that first-order logic is undecidable）和“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the proposition that first-order logic is undecidable）所指相同。如果它们所指相同，那么在外延语境下二者之间的随意替换并不改变整个语句的真值。但(4)和(5)的真值未必相同。这是因为(5)的真值条件要求哥德尔担心某个抽象对象，但(4)无此要求。故，关系分析理论不为真。

自上世纪70年代该论证提出以来（[18]，第15–18页），阿舍（Asher）（[1]）和巴赫（Bach）（[2]）等一系列学者认为该论证可靠（sound）。国内学者刘小涛（[24]）在探讨“欲望”是否为命题态度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²麦肯锡（McKinsey）（[15]）更是认为，如果态度动词表达了二元关系，那么我们将难以反驳替换失败论证。倘若上述论断为真，那么我们必须放弃传统的关于命题态度报告（propositional attitudes reports）的理论，以适应替换失败论证。但在本世纪初，杰弗里·金认为替换失败论证中的例子与关系分析理论相容，我们无需放弃或修改关系分析理论。如果金的观点成立，那么这将为与命题态度报告相关的研究提供一条更为保守的路径，避免了对传统理论进行根本性重建的可能，进而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传统理论的框架下解决弗雷格之谜（Frege’s puzzle）以及帕德雷夫斯基之谜（the Paderewski puzzle）等问题。但本文将表明，杰弗里·金为替换失败现象所做的解释并不成功，它不仅与命题实在论者的部分共识不相容，且存在错误的理论蕴含，并预设了不牢靠或者错误的前提；即便他为捍卫自己的立场提供了独立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并非决定性的。为进一步解释替换失败现象，本文主张关系分析理论的第二条主张并不为真，并简要考察了相关证据及可能的反驳。

文章的后续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澄清必要的概念，重构谓词策略的论证并展示金的独立证据。第三部分指明谓词策略的诸多不足。第四部分简要表明替换失败的原因在于关系分析理论的第二条主张，并对可能的回应进行探讨和反驳。最后为结语。

2 杰弗里·金的谓词策略

2.1 谓词策略的假设及必要的澄清

在进入金的论证细节前，我们有必要对其中的假设及背景做必要的说明。

²尽管刘小涛认为欲望并非命题态度，但在其论文，刘小涛借助塔尔博特·布鲁尔（Talbot Brewer）（[6]）的观察，表现出了类似的直觉：态度动词后接单独词项，与接从句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在金的观点中,我们至少有三种途径为命题命名:首先,直接为命题赋予名称,例如“逻辑主义”和“惯性定律”,在这种命名方式下的表达式被称作“命题的名称”(Proposition names)或简称为“PN”;其次,通过描述词的方式来命名一个命题,如“the proposition that first-order logic is undecidable”或者“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这类表达式被称为“命题的描述词”(Proposition descriptions)或“PD”;最后,命题也可以通过从句来表示,如“Tom believes that $1+1=2$ ”中的“that $1+1=2$ ”,这类表达式被称为“‘that’从句”或者“TC”。([12],第341页)

因PD与TC在语法上存在区别——前者为名词短语(NP),后者为从句,故它们在语句中出现(occurrence)的情况有所不同:某些动词可接从句但不可接名词短语,某些动词可接名词短语但不可接从句,某些动词则二者皆可。例如,“hope”后不能直接接名词或名词短语,若要接则需加介词“for”;³而“担心”则既可接名词又可接从句:

- (6) Russell hoped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合乎语法) ([12], 第343页)
- (7) Russell hoped the proposition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不合语法) ([12], 第343页)
- (8) Russell hoped good weather. (不合语法)
- (9) Russell hoped for good weather. (合乎语法)
- (10)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合乎语法)
- (11)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合乎语法)
- (12) 牛顿担心罗伯特·胡克。(合乎语法)

在金看来,替换失败论证中的例子(或替换失败现象)至少可以分为两类⁴:第一类替换失败现象,如(6)和(7),会产生不合语法的语句;另一类则不会,如(10)和(11)。

由于杰弗里·金旨在保持“关系分析理论”的完整性来回应替换失败论证,因此他承认命题的存在。更进一步,他采纳了一种罗素式的命题观。在此命题观中,命题是由具体的对象、性质以及关系所构成;普通名称将其对应的对象贡献给了整个命题; n 位谓词将其对应的 n 元性质或关系贡献给了整个命题;命题态度动词则将一个二元关系贡献给了整个命题;而命题的结构则与表达了它的语句的结构相似。([12],第341页)需要提醒读者的是,金并未考虑语境敏感和回指(anaphora)

³若我们将(6)和(7)译成中文,并将其中的“hope”译为“希望”,那么这两句所对应的中文均变为合乎语法的表达。这是由于中文语法较为宽松,“希望”后面既可以接从句又可以接名词,如“张三希望胜利”。不过读者不必担忧。即便该类替换失败现象不是普遍的,直觉上我们认为后文中的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依旧是普遍的。感谢《哲学评鉴》的匿名审稿人对该点的提醒。需要指出的是,我同意后文中金关于第一类替换失败现象的观点。虽然在中文中,“希望”一词不太可能发生第一类替换失败现象,但在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当出现这类替换现象时,我们只需依赖于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则。关于该点,请参考后文的讨论。感谢《逻辑学研究》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⁴金在原文中提出了三类替换失败的例子,由于金对于后两类的处理方式相同,且对能否分出第三类并无定论,因此本文将二者视为一类。

的情况。因为他认为这些现象对目前的问题不产生实质影响,考虑它们只会增加讨论的复杂度。([12],第348页)此外,我们也将遵循金对于“命名”(designate)一词的用法,将其视为一个前理论意义上的中性的词:

语句 S 中的一个表达式 e 的一次出现 (occurrence) 命名了 o , 当且仅当, e 的该次出现是通过某种语义机制与 o 相关联, 并且语句 S 由于包含了 e 的该次出现, 使得它所表达的命题 P 在特定赋值情形 (circumstance of evaluation) 下的真假依赖于此情形下 o 的性质以及 o 所处的关系。([12], 第342页)

简而言之,在同一个语句中,金允许同一表达式的不同出现可以命名不同对象;并且当不同的表达式都命名了相同对象时,金也允许这些表达式在语义机制上有所差别,譬如描述词“1的后继”和专名“2”在语义机制上有所差别,但都命名了2。需要注意的是,金对“命名”的定义并不排除某个表达式的一次出现命名了多个对象。为了方便,当一个表达式在特定上下文的所有出现都命名了同一对象时,我们就说该表达式命名了该对象。

2.2 谓词策略的论证思路

为了应对替换失败论证,金主张这一失败的根源在于谓词部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谓词策略”的缘故。不过,对于替换失败现象,金未提供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分类讨论:

- a) 针对第一类替换失败现象,如(6)和(7),金认为我们只要诉诸语法规则即可解释:因为一部分动词只能接从句,不能接名词短语,如果强行替换,将产生不合语法的语句。因此此时的真值变动来自于谓词的语法特性。
- b) 针对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金论证真值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歧义性的态度动词。以(10)和(11)为例,在金看来,表达式“担心”在(10)和(11)中的两次出现所表达的关系并不相同。

对于 a),金认为我们无需赘述,我们真正需要进行论证的是 b),即我们基于何种理由确定该类替换失败的根源在歧义性的态度动词,而不是动词后的部分。(为了简洁起见,后文如无特别说明,“替换失败现象”皆指第二类。)

为深入探讨他的论证思路,我们不妨从如下语句出发⁵:

(13) 哥德尔记得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14) 哥德尔记得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

⁵此处语句相对原文有所修改。

不难发现,上述语句的真值未必相同。为使得(13)为真,这要求哥德尔所记得的东西为真;但要想使得(14)为真,则无此要求。因此,用(14)中的PD去替换(13)中的TC并不保真。倘若替换失败的根源不在态度动词,金推测,从句“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和命题描述词“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要么分别贡献了不同的东西给整个命题,要么贡献了相同的东西,但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不过,金认为二者都行不通。为表明这一立场,让我们设(13)中的“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贡献给整个命题的是 p ,而(14)中的“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贡献的是 q 。由于金主张命题的结构与表达它的语句的结构相似,因此金认为(13)和(14)各自表达的命题可表征如下([12],第348页):

(15) $[o[R[p]]]$

(16) $[o[R[q]]]$

其中 o 为哥德尔, R 为“记得”所命名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考虑金对第一种方式的否定。金认为,即便“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和“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贡献给整个命题的东西并不相同(即 $p \neq q$),这也并不能直接说明语句(13)和(14)在真值上存在差异。([12],第348–349页)依据金的观点, p 和 q 对命题的贡献和对真值的贡献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在金看来,由于(13)中的“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将 p 贡献给了整个命题,并且又命名了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那么 p 的作用就是让命题(15)的真值依赖于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关系。([12],第348–349页)类似的,由于(14)中的“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将 q 贡献给了整个命题,而它也命名了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因此 q 的作用与 p 相似,即让命题(16)的真值依赖于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关系。([12],第349页)换言之, p 与 q 尽管对整个命题的贡献不同,但对整个真值的贡献相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得(13)与(14)的真值不同,金认为要么“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和“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中的一个还命名了其他实体(让我们称这个实体为 o^*),要么这两个表达式除了命名了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之外,还分别命名了其他实体(让我们分别称之为 o_1 和 o_2 ,并且 $o_1 \neq o_2 \neq$ 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但金指出,这种解决方法过于特设(*ad hoc*),别的这个东西 o^* (或者 o_1 和 o_2)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除非我们能对这个实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表达式中的一个命名了它给出某种具有哲学动机的非特设式的解释,否则这种选择不可取”。([12],第351页)

对于第二种方式,金亦持否定态度。在该方式中,从句“一阶逻辑不可判定”和命题描述词“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均将命题[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贡献给了整个命题(即 $p = q$)。因此在金看来,命题(15)和(16)在构成要素上并无二异,它

们均由 α 、 R 和命题 [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所构成。此时要想使得命题(15)和(16)在真值上有差异,这就必须要求其构成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可是对于二元关系而言,金认为组合方式只有两种:一种类似于命题 [Tom loves Sue], Tom 在前而 Sue 在后;另外一种则类似于命题 [Sue loves Tom], Sue 在前而 Tom 在后。([12], 第 351 页) 由于金认为命题的结构与表达了它的语句的结构相似,因此对于命题(15)和(16)而言,除了哥德尔和命题 [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处于前者记得后者的组合之外,别无其他组合。([12], 第 351 页) 于是,在金看来,第二种方式也行不通。

依据金的看法,如果上述分析站得住脚,那么替换失败的根源不在动词之后,而在态度动词。为了辩护这一点,金进一步主张替换失败的根源在于态度动词的歧义性 (ambiguous), 并为此提供了一些独立的证据。⁶

证据一: 在前理论的直觉上 (pre-theoretical intuition), (13)和(14)中的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14)中的“记得”涉及某个被记得的东西,但不涉及信念的内容;而(13)中的“记得”涉及信念的内容,却不涉及某个被记得的东西。([12], 第 358 页) 类似的语句还有:

- (10)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 (11)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
- (17) Frege felt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 (18) Frege felt the proposition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在(17)与(18)中,这一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18)为真,那么(18)将要求弗雷格在感官上曾触及某个命题,但不要求他在立场上倾向于某观点。而(17)为真则要求弗雷格在立场上倾向于某个观点,但不要求他在感官上曾触及某命题。

证据二: 在英语中, 当一个合取语句的两个合取支都涉及同一动词, 且该动词的两次出现所表达的关系或性质相同时, 我们通常可以省略后一合取支中的动词, 例如, “Tom fear snakes and John bears”。([12], 第 360 页) 如果替换失败现象中的动词意义明确且一致, 那么此规则同样适用于它们。但金指出, 该规则并不适用于替换失败现象中的动词。为了探清这一点, 金让我们假设 Bert 和 Dave 都是精神失常的人, 他们一直在等候着一些抽象对象 (例如命题) 来拜访他们。基于以上背景, 让我们考虑如下语句 ([12], 第 361 页):

⁶ 尽管金倾向于认为这些态度动词是一词多义的 (polysemy), 但金似乎并不希望过多讨论歧义性与一词多义的区别。为了简单起见, 金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时, 宣称这些态度动词是歧义性的 (或者一词多义的)。([12], 第 361 页) 一般而言, “一词多义”指的是一个词具有多个相互关联的意义, 这些意义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或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bank” 由于与储存或积累有关, 因而既可以表示银行, 也可以表示河岸。“歧义性”则更广泛, 指的是语言表达或词语含义的不确定性, 使得句子或短语可能有多种解释。与 “一词多义” 不同, 一个词有歧义, 并不意味着这个词的各个意义之间存在关联。因此, 在后文中我们将主要使用 “歧义性” 一词。

- (19) Bert expects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and Dave the proposition that set theory is consistent.

金认为(19)在语法上是行不通的。从金的视角来看,第一个合取支中的“expects”的意思更接近中文中的“期望”或“希望”,被省略的“expects”则更接近中文中的“等候……的到来”。因此,金认为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中的动词确实是歧义的。

尽管金将替换失败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歧义性的态度动词,但如果仅以此来解释替换失败现象,这显然不够。如果金是对的,我们还需明确这些歧义性的态度动词所表达的关系,并试图区分它们。按照金的意见,我们只要单纯地通过语法上的差别即可区分不同的关系:当动词后跟随名词短语(noun phrase)时,他称其所表达的关系为“NP关系”,当动词后跟随“that”从句时,他称其所表达的关系为“TC关系”。([12],第357–358页)至此,杰弗里·金的谓词策略基本论证完毕。

3 谓词策略的不足及其局限性

虽然杰弗里·金试图表明替换失败现象与关系分析理论相容,但他的证明存在诸多不足。他的谓词策略主张从一些NP关系(或TC关系)无法推导出其对应的TC关系(或NP关系)。然而,当我们将该策略与某个已存在的证明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这两种证明在论证强度上会相互削弱。更严重的是,一些有效推理表明上述主张并不为真。此外,其所提供的证据也并非决定性的,甚至还包含了不牢靠或错误的假设。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金的谓词策略并不成立。

3.1 谓词策略与命题的类比论证

按照金的理解,如下推理无效([12],第362页):

- (20) 哥德尔担心土星上有生命。
因此,哥德尔担心土星上有生命这个命题。
- (21) 哥德尔记得地球上生命。
因此,哥德尔记得某个东西。

这是因为前提中的“担心”表达的都是TC关系,而结论中的“担心”表达的都是NP关系(注意“某个东西”是名词短语)。由于TC关系和NP关系并不相同,因此,基于这种区分,上述这类推理被视为无效推理。

类似推理同样出现在命题实在论者关于命题存在的证明之中。在杰弗里·金、斯科特·索姆斯(Scott Soames)以及杰夫·斯皮克斯(Jeff Speaks)合著的New Thinking About Propositions这本书中,斯皮克斯详细地描述了一个与命题存在相

关的类比论证。([13], 第9–11页)虽然涉及该论证的内容由斯皮克斯贡献,但它反映了这三位学者的共识。⁷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首先考察如下推理:

- (22) $\frac{\text{曹雪芹写了《红楼梦》。}}{\text{因此,曹雪芹写了某个东西。}}$

其逻辑结构如下:

- (23) $\frac{W_{ab}}{\exists x W_{ax}}$

以及

- (21) $\frac{\text{哥德尔记得地球上生命。}}{\text{因此,哥德尔记得某个东西。}}$

在上述实在论者看来,它具有如下逻辑结构:

- (24) $\frac{R_{cd}}{\exists x R_{cx}}$

由于(22)具有(23)所述的逻辑结构,且其前提为真,因此其结论也为真。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某个东西存在,且为曹雪芹所写。同理,该类比论证指出(21)的逻辑结构与(22)相似,即(24)。如果一些类似于“哥德尔记得地球上生命”的语句为真,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断定,一些类似于“存在着某个东西,哥德尔记得它”的语句也为真。如果这些语句为真,那么命题的存在便得到了证明。

对杰弗里·金等命题实在论者来说,上述类比论证由于试图证明命题的存在,因此在其理论体系中往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同时承认谓词策略以及上述类比论证将使金陷入困境:如果该类比论证合适,那么(21)将是有效推理;但如果(21)有效,那么谓词策略由于蕴涵(21)无效而受到攻击。相反,如果谓词策略是合理的,那么(21)将是无效的;如果(21)是无效的,那么上述类比论证将遭受攻击;而如果类比论证遭受攻击,那么由于关系分析理论的主张2)预设了命题的存在,这将使得谓词策略所试图捍卫的理论缺乏足够的根基。

为了保留谓词策略并避免上述困境,一种可能的回应便是修改类比论证:不类推理,类比语句。为了表明这一点,请考虑后文表1和表2中的语句。⁸

金可能会反驳道,表2中的语句在逻辑结构上与表1中的语句相似,并且我们可以从中推出: $\exists x(\text{闰土说了 } x \wedge x \text{ 为真} \wedge x \text{ 有可能为假} \wedge \text{鲁迅相信 } x)$ 。基于此,如果表2的所有语句都是真的,那么就存在着某个东西,它可以是被言说和相信的,它是真值的承载者以及模态性质的拥有者。简而言之,如果表2的语句全为真,那么命题存在。当然,即便表2的语句不为真,金也可以继续宣称,至少有一些类似

⁷证据见 [13] 中的第 1–2 页: 在介绍部分最后一自然段, 斯皮克斯表示“第一部分结束时, (我们的) 共识终止。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陈述并捍卫自己偏好的命题理论”。([13], 第 2 页) 此外, 第一部分的标题“Common Ground”(共同的基础) 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其他命题实在论者, 例如希弗 (Schiffer), 也持该立场, 详细内容参见 [20] 第 9 页。

⁸形式化请参照 [21] 中的标准。

语句	(半形式化的) 逻辑结构
闰土吃了某个东西。	$\exists x$ 闰土吃了 x
闰土吃的这个东西很美味。	很美味 (ιx 闰土吃了 x)
尽管闰土吃的这个东西很美味, 但如果他晚一个月吃, 那么它就变质了。	很美味 (ιx 闰土吃了 x) $\wedge$ (闰土晚一个月吃 (ιx 闰土吃了 x) $\square \rightarrow$ 变质 (ιx 闰土吃了 x))
闰土吃的这个东西是鲁迅给的。	鲁迅给了闰土 (ιx 闰土吃了 x)

表 1: 不涉及命题

语句	(半形式化的) 逻辑结构
闰土说了某个东西。	$\exists x$ 闰土说了 x
闰土说了的这个东西为真。	为真 (ιx 闰土说了 x)
尽管闰土说了的这个东西为真, 但如果事情有变, 那么它便为假。	为真 (ιx 闰土说了 x) $\wedge$ (事情有变 $\square \rightarrow$ 为假 (ιx 闰土说了 x))
鲁迅相信, 闰土说了的这个东西。	鲁迅相信 (ιx 闰土说了 x)

表 2: 涉及命题

于表2中的语句为真, 因此命题存在。鉴于类似于(21)的推理在此类比推理中不再被涉及, 上述的困境似乎被成功解决。

但上述困境只是被遮蔽了, 并非被解决了。即便表1和表2中的语句拥有相似的逻辑结构, 但对于金来说, 要想表明表2中的语句为真, 他要么依赖于(25)这样的推理, 要么依赖于(26)这样的推理:

(25) 闰土说了雪天好捕鸟这个命题。
因此, 闰土说了某个东西。

(26) 闰土说了雪天好捕鸟。
因此, 闰土说了某个东西。

这是因为要想表明一个包含存在量词的语句为真,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实例, 使得这个实例符合语句中的条件。这将不可避免地用到类似于(25)或(26)这样的推理。⁹ 如果金依赖于(25)这样的推理, 那么上述试图证明命题存在的类比推理, 由

⁹如下是更加详细的说明。以“ $\exists x, x > 6$ ”为例, 为了表明其为真, 在确定了 x 的取值范围之后,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构造实例, 譬如“ $x = 7$ ”。在构造完实例之后, 我们需要验证它是否满足要求。

(a) 由于 $7 > 6$, 所以 $\exists x, x > 6$ 。

为了验证该实例是否满足要求, 我们需要诉诸(a)这样的推理。而(a)与(25)和(26)一样, 正是表明存在量化语句为真所必需的推理。感谢《逻辑学研究》的匿名审稿人对此的质疑。

于在论证的前提中预设了命题的存在，将陷入循环论证。但如果依赖于(26)这样的推理，并认为(26)为有效推理，那么这又将与谓词策略相互冲突。因此，类似的困境依旧会出现。

为了将(21)和(26)这类推理视为有效推理，金提及了一种似乎合适的回应：我们应当将“某个东西”/“something”“所有东西”/“everything”“一些东西”/“a few thing”等视为一类特殊的名词短语。依据该回应，当一个歧义性的态度动词后接此类名词短语时，该动词依旧是歧义的：其中一种解读表达了TC关系，另一种解读则表达了NP关系；但当一个歧义性的态度动词后接其他名词短语时，它只表达NP关系，当它后接一个“that”从句时，它只表达TC关系。¹⁰（[12]，第363页）让我们称上述回应为“后退式回应”。

金并不确定为何像“一些东西”这样的名词短语需要特殊处理，不过为了表明这些名词与其他名词不同，并支持后退式回应，金举出了一些例子（[12]，第363页）：

(27) Russell said/hoped/wished every girl/Cara/some fish/snakes/her/gold.（不合语法）

(28) Russell said/hoped/wished something/nothing/everything.（合乎语法）

鉴于上述动词只能接“something”这类名词（或名词短语）而不能接其他普通名词（或名词短语），因此金认为这两类名词（及名词短语）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将使得前述的后退式回应显得更为合理，同时降低了其特设性。

但金的上述例子并不会降低后退式回应的特设性。(28)中的动词之所以能接名词短语，是因为它们省略了对应的介词。为了表明这一点，请考虑如下语句¹¹（[17]，第74页）：

(29) Gödel hopes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30)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is hoped for by Gödel.

基于内贝尔调查，(29)中的“hope”省略了与之搭配的介词“for”，其理由有二：

理由一：如果我们将(29)改为被动语态时，那么介词“for”必须强制添加，即(30)，且强制添加介词后的语句(30)与(29)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17]，第73-74页）

理由二：如果我们考虑一些疑问从句，那么动词的介词依旧不能省略（[17]，第74页）：

(31) Sally cares about whether/why Fido barks.

¹⁰为了表达的需要，本文对上述引文做了适当的修改。感谢《逻辑学研究》匿名审稿人对金的这种回应方式的提醒。

¹¹对[17]中第74页的例子做了修改。

基于此,内贝尔认为(29)中的“hope”省略了与之搭配的介词“for”,且该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动词,例如 wish (for)、complain (about)、brag (about)、insist (on)、rejoice (in) 以及 agree (on) 等等。因此,(29)如无省略,将为(32):

(32) Gödel hopes for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尽管在英语语法中,(32)通常被视为不合语法的表达,但这只是英语语法本身的一种怪异特性。其他语言并非如此,例如在丹麦语、挪威语以及瑞典语中,介词后跟随名词短语的位置,也能跟随此类从句([5],第49页):

(33) Hun er fortvivlet over at han skal reise. (丹麦语)

(34) Hun er skuffet over at han skal reise. (挪威语)

(35) Hon är besviken över att han skall resa. (瑞典语)

(36) She is disappointed over that he shall go. (英语)

其中(33)和(34)中的介词“over”不能省略,而(35)中的“över”可以省略。即便将上述语句译为中文,介词之后也能跟随此类从句:

(37) 她对他即将离开感到失望。

其中介词“对”之后跟随了从句“他即将离开”。尽管上述例子并未例举“hope”等动词的情况,但基于上述提及的两个理由,内贝尔认为,上述情形同样适用于这些动词。现在请考虑如下推理:

(38) $\frac{\text{Gödel hopes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text{Therefore, Gödel hopes something}}$

由于(29)如无省略,则为(32),因此上述推理将改写如下:

(39) $\frac{\text{Gödel hopes for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text{Therefore, Gödel hopes something.}}$

由于(38)为有效推理,且(38)与(39)表达了相同的内容,因此(39)也是有效的。为了保证(39)的有效性,其结论中的动词应与前提中的相同。换言之,“Gödel hopes something”中也省略了一个介词“for”。对于其他态度动词,若它们只能接“that”从句而不接名词短语,通过重复上述过程,这些动词也省略了相应的介词。¹²因此,(27)与(28)之间的语法差异并非来自态度动词之后的名词短语。它只不过是英语语法本身的一种怪异现象。如果以此来降低后退式回应的特设性,这将是合理的。

¹²该部分对“后退式回应”的反驳参考了内贝尔的讨论。([17],第66-74页)内贝尔认为“hope”这类动词省略了与之对应的介词;他进一步认为,如果将“替换”一词做适当的解释,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第一类替换失败现象还原为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

其次，后退式回应是一种解释力度不足的回答方式。当态度动词后接“一些东西”这类名词时，态度动词要么表达 NP 关系，要么表达 TC 关系。但如何在具体语境中区分这种歧义，特别是在缺乏足够语境信息时，依旧是一个挑战。

此外，后退式回应面临着一个致命的挑战。如果“that”从句可以用名词短语的形式表达，那么对“Gödel fears something”中的“fears”做两种解读将是多余的。为了反驳后退式回应以及谓词策略本身，我将在 3.2 部分详细说明上述挑战。

3.2 谓词策略与 NP/TC 关系

如先前所述，谓词策略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蕴含：对于“担心”“记得”这类歧义性的态度动词，从仅表达 NP 关系（或 TC 关系）的语句是无法推出只表达 TC 关系（或 NP 关系）的语句来。但上述主张并不为真。我们先考察如下推理：

- (40) 埃及艳后担心凯撒死了。
因此，埃及艳后担心凯撒之死。
- (41) 帕斯卡担心上帝存在。
因此，帕斯卡担心上帝的存在。
- (42)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具有微积分的首创者地位。
因此，牛顿担心莱布尼茨的微积分首创者地位。

由于(40)、(41)和(42)前提中的“担心”表达的都是 TC 关系，而结论中的“担心”表达的都是 NP 关系，因此依据金的谓词策略，上述推理并不有效。再让我们考虑如下推理：

- (43) 埃及艳后担心凯撒死了这个命题。
因此，埃及艳后担心凯撒之死。
- (44) 帕斯卡担心上帝存在这个命题。
因此，帕斯卡担心上帝的存在。
- (45)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具有微积分的首创者地位这个命题。
因此，牛顿担心莱布尼茨的微积分首创者地位。

在这些推理中，“担心”所表达的均为 NP 关系。如果“that”从句作为单独词项命名了某个命题，考虑到名词短语“凯撒之死”命名了相应的命题[凯撒死了]，“上帝的存在”命名了相应的命题[上帝存在]，“莱布尼茨的微积分首创者地位”命名了相应的命题[莱布尼茨具有微积分首创者地位]，那么从金的观点来看，上述推理都是有效的。¹³

但是，上述两个论断都不成立。

¹³将一个语句中的动词名词化后得到的整个表达式尽管是名词短语，但依旧表达的是原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翟玉章在 [23] 中的第 357–358 页中介紹罗素 ([19], 第 71 页) 的命题观时，对此观点进行了阐述。

(40)、(41)以及(42)这类推理都是有效的。以(41)为例,如果我们以其前提为前提,结论的否定为后件组建一个条件句,那么我们会得到“如果帕斯卡担心上帝存在,那么帕斯卡并不担心上帝的存在”这个条件句。但这个语句怎么看都不可能为真。因此,类似于(41)这样的推理都是有效的。

类似的,我们有理由认为(43)、(44)以及(45)这样的推理无效。如果埃及艳后因为精神失常而担心某个抽象(即命题[凯撒死了]),那么(43)的前提便为真。但是埃及艳后担心某个抽象对象,未必担心凯撒之死。换言之,有可能(43)的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因此(43)并非有效推理。类似的情况同样适用于(44)和(45)等类似的推理。

对于上述反驳的一种忧虑在于它是否适用于英语。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对应的英文版,那么对金的批评将被削弱。实际上,我们能做到这点。通常只要将从句中的动词短语变为适当形式的动名词短语(gerundive nominal),再添加合适的“逻辑主语”,便可将“that”从句改写为名词短语。这意味着如下推理有效:

- (46) $\frac{\text{Gödel fears that Tom loves Susan.}}{\text{Therefore, Gödel fears Tom's loving Susan.}}$
- (47) $\frac{\text{Gödel fears Fido's arriving yesterday.}}{\text{Therefore, Gödel fears that Fido arrived yesterday.}}$

由于动词在添加“-ing”后变为名词,因此从句中的主语将以所有格的形式作为定语来修饰该名词短语。需要澄清的是,尽管“Tom's loving Susan”以及“Fido's arriving yesterday”中的动名词并不表示时态,但在将其转换为“that”从句中的动词时,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以及语境来判断动词的时态,如果上下文以及语境不明朗,通常的做法是依据主动词的时态来修改从句的动名词。此外,动名词并非完全无法刻画时态。在上下文不明朗时,如果我们想将“Gödel fears that Fido arrived”中的“过去时”刻画出来以区别“Gödel fears that Fido arrives”,我们可以将前者改写为“Gödel fears Fido's having arrived”。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反驳金的谓词策略,我们只需要找到这样一类名词短语:(a)如果“that”从句命名了某个命题,那么该类名词短语中的一个也能命名相同命题;(b)命题态度报告中的“that”从句被命名了相同命题的名词短语替换后,新旧语句之间存在蕴含关系。这意味着两类表达式之间并不需要一一对应。

杰弗里·金可能会反驳,像“Tom's loving Susan”这样的动名词短语命名的不是一个命题,而是一个事件,譬如金在权在讨论事件时,使用的正是动名词短语:“the Morning Star emitting yellow light is the same event as Venus emitting light of the color of the sunflower”([11],第232页)。由于这些动名词短语命名的是事件,而非命题,因此杰弗里·金便可以宣称类似于(46)和(47)这样的推理并不有效。

不过,我们有理由拒绝上述论断。依据对“事件”概念的主流理解,事件是可以确定时间和位置的个体(particulars)。(〔14〕,第144页)既然事件是个体,那么一个名词 *N* 如果命名了一类具体事件,那么它也就命名了一类个体。如果 *N* 命名了一类个体,那么 *N* 能肯定地通过如下语法测试¹⁴:“它是否接受‘the 〔*N*〕’的形式?是否接受‘an 〔*N*〕’的形式?是否接受复数形式‘〔*N*〕s’?是否可以用形容词来修饰,即‘(形容词)〔*N*〕’的形式?”(〔4〕,第2页)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它由于无法命名一类个体,也就无法命名一类具体的事件;同时,看看 *N* 在以下形式中使用时能否构成合理的句子:“‘The 〔*N*〕 occurred at noon (or: throughout the day)’, ‘An 〔*N*〕 has taken place on this island’, ‘We watched the 〔*N*〕 as it occurred’, ‘The most interesting 〔*N*〕 on record was ...’, ‘There have been two 〔*N*〕s during ...’”。(〔4〕,第2页)如果答案还是否定的,那么该表达式也无法作为事件分类词(event sortal)或描述事件的概括词项(general term)。在英文中,像“explosion”“payment”“death”此类由动词¹⁵派生出来的“派生名词”能通过上述测试。直觉上,这类名词能够作为事件分类词(event sortal)。并且由该类词所组成的名词短语往往也能命名特定的(或一类)事件,例如戴维森在讨论事件时使用的正是派生名词短语——“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in 1906 A.D”。(〔8〕,第217页)但是像“exploding”“paying”以及“dying”此类动名词由于无法通过上述的测试,因此由之组成的动名词短语将无法命名特定的(或一类)事件。实质上,带有“逻辑主语”的动名词短语是由语句变化而来,如果一个“that”从句命名了一个命题,那么很自然地,这些名词短语也命名了一个命题。如果这些名词短语命名的是命题,那么谓词策略由于蕴含了错误的主张而并不为真。

3.3 谓词策略与多元关系理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杰弗里·金为其谓词策略提供了一些独立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决定性。事实上,多元关系理论与这些证据同样相容。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承认谓词部分存在歧义,真正根源仍可能位于动词之后。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述多元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依据多元关系理论,命题态度动词表达的是一个多元关系。以“哥德尔相信火星上有生命”为例,该立场认为此处出现的“相信”表达的是一个三元关系,该语句为真,当且仅当哥德尔、火星以及有生命这一性质依次处于“相信”所表达的关系之中。更具体地

¹⁴班尼特(Jonathan Bennett)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该测试来判断一个名词 *N* 是否适合作为事件的分类词(event sortal)。 *N* 如果通过了该测试,那么便很可能是一个事件分类词。(〔4〕,第2页)但我不确定 *N* 通过该测试是否足够判断 *N* 是事件的分类词。至少在我看来, *N* 如果是事件的分类词,那么它必须通过该测试。此处引文做了适当修改,采用了更为常见的蒯因括号(Quine corner)。

¹⁵分别对应的动词为: explode、pay、die。

来说,如果从句中的谓词是一位,那么态度动词的该次出现表达的就是一个三元关系。如果从句中的谓词是二位的,那么态度动词的该次出现表达的就是一个四元关系。以此类推,如果从句中的谓词为 n 位谓词,那么态度动词的该次出现表达的就是一个 $(n+2)$ 元关系。这意味着,态度动词表达的是几元关系完全取决于从句中的情形。

为了表明金的独立证据与多元关系理论相容,再次考虑证据一中的语句:

(10)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11)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

(17) Frege felt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18) Frege felt the proposition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依据金的观点,在上述语句中,同一个态度动词的两次不同出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金认为,基于这种区分,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才得以发生。但如果多元关系理论为真,那么它也能很自然地解释第二类替换失败现象。这是因为,依据多元关系理论,(17)中的“felt”表达的是一个四元关系,其主目(argument)分别为弗雷格、数学、逻辑和还原这一关系;(18)中的“felt”只是一个普通的态度动词,并非命题态度动词,它表达的是一个二元关系;因此用PD替换TC后真值会发生改变。

再让我们考虑证据二中的语句:

(19) Bert expects that mathematics reduces to logic and Dave the proposition that set theory is consistent.

在金的解释下,语句(19)的不合语法源于两处“expects”所表达的关系并不同:一个表达了TC关系,另一个表达了NP关系。但从多元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我们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未被省略的“expects”所表达的是一个四元关系,被省略的“expects”则表达了一个二元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关系解释了为何(19)在语法上是不合适的。

更一般的来说,如果多元关系理论为真,那么在替换失败现象中的命题态度动词所表达的关系至少是一个三元关系。但对于上述那些后接PD的动词而言,由于它们并非命题态度动词,因此它们表达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二元关系。因此用PD去替换TC,将使得一个普通的态度动词变成一个命题态度动词。以此替换后的语句,其真值也将发生改变。不难发现,此时使得真值以及谓词的意义发生改变的根源依旧在动词之后的部分。

不过,即使不考虑多元关系理论,我们依旧有理由如此认为。以(17)和(18)为例,从金的视角来看,两次出现的“felt”并不同义,是因为二者所要求的真值条件

并不相同：前者则要求弗雷格在立场上倾向于某个观点，但不要求他在感官上曾触及到某特定命题；后者要求弗雷格在感官上曾触及到某特定命题，但不要求他在立场上倾向于某观点。但这种不同依旧可能源于动词之后的部分：在(18)中，紧跟在“felt”后的PD作为单独词项，它指称或者试图指称某个命题，因此(18)为真就要求弗雷格曾触及某个抽象对象，而不要求他在立场上倾向于某观点；在(17)中，如果态度动词后的从句并非指称或者试图指称命题的单独词项，那么(17)为真似乎就不要求弗雷格曾触及某个抽象对象，而要求他在立场上倾向于某观点。

3.4 谓词策略与命题的结构

对于谓词策略，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在于其论证的框架。为了表明态度动词的歧义性，金预设了“命题的结构至少与表达它们的句子的结构非常相似”。([12], 第 341 页) 但该假设，至少在我看来，并不为真。以命题 [张三仅有两条狗] 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语句来表达：

- (48) $(\exists x \exists y (x \text{ 是张三的, 且 } y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x \neq y)) \text{ 并且 (事实并非, } \exists x \exists y \exists z (x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y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z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x \neq y, \text{ 且 } y \neq z, \text{ 且 } z \neq x))$
- (49) $\exists x \exists y (x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y \text{ 是张三的狗, 且 } x \neq y, \text{ 且 } \forall z (\text{如果 } z \text{ 是张三的狗, 那么 } (z = x, \text{ 或者 } z = y)))$

显然，(48)与(49)拥有不同的结构，但我们无法判断该命题到底与哪个语句相类似。

有人可能会提出，命题的结构并不对应语句在一阶逻辑中所刻画的结构，而是对应其句法结构。这似乎规避了上述难题。但我们进一步探究时发现，这种看法同样面临类似挑战。以语句“张三讨厌李四”为例，其句法结构通常被刻画为图 1 所示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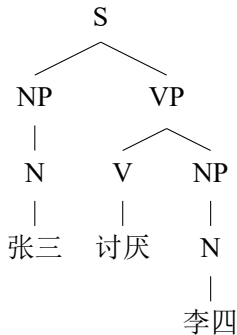


图 1: “张三讨厌李四”的短语结构树 (1)

虽然从逻辑的观点看, 讨厌关系为二元关系, 但是依据此句法结构, 讨厌关系将被视为与之等价的一元关系, 即函数 $[\lambda x : x \in D. [\lambda y : y \in D. y \text{ 讨厌 } x]]$ (其中 D 为个体集); 不过, 将多元关系还原为一元关系的方法并不唯一, 讨厌关系还可以还原为函数 $[\lambda x : x \in D. [\lambda y : y \in D. x \text{ 讨厌 } y]]$ 。¹⁶ 其句法结构为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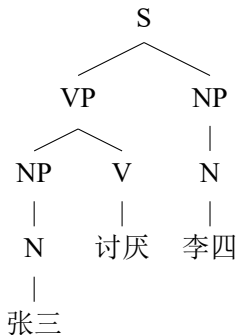


图 2: “张三讨厌李四”的短语结构树 (2)

尽管, 我们通常会将语句“张三讨厌李四”的句法结构分析为短语结构树 (1) 所示的结构,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示, 我们不可以将其句法结构分析为短语结构树 (2) 所示的结构。如果金承认命题的结构与表达它的语句的句法结构相似, 那么金将再次陷入先前的困境之中。

对于上述困境, 我们甚至可以主张, 无论我们宣称命题的结构与什么结构相似, 类似的问题依旧会出现。这是因为, 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描述的结构, 譬如苯环和 C_{60} 的结构, 现实世界中的任何证据似乎都无法表明一个不在时空中的抽象命题的结构为何。不仅现在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甚至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依旧如此。而如果任何现实的或者可能的证据都无法表明一个特定命题的结构为何, 那么选择某个结构作为命题的结构 (或者说命题与之类似) 将是一件并不牢靠, 甚至极有可能出错的事。¹⁷ 如果借此假设来表明替换失败现象的根源在歧义性的态度动词, 那么金的观点就不够有说服力。尽管金宣称自己所选择的框架被许多语言哲学的研究者所接纳, 并进一步表明他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其他不同的框架 ([12], 第 341 页), 但金并未对此提供更多的说明或论证。因此, 金的论证难以让人信服。

4 关系分析理论的窘境及其可能的回复

如果上述拒绝谓词策略的理由足够, 那么导致替换失败的根源就极有可能在态度动词之后。换言之, 关系分析理论的第二个主张并不为真。为了进一步表

¹⁶ 关于该部分句法结构的说明请参见 [9] 中的第 22–39 页, 中文文献请参见 [22] 中的第 245–280 页。

¹⁷ 该问题通常被称作“贝纳塞纳夫困境”(the Benacerraf Problem), 本为数学哲学中所讨论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 关于该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 [3]、[7] 和 [10]。

明这一点让我们先考虑如下语句：

(50) 张三喜欢鲁迅，而李四喜欢周树人。

由于“鲁迅”和“周树人”是所指相同的单独词项，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将其中的宾语进行省略：

(51) 张三喜欢鲁迅，而李四也喜欢。

类似的，让我们继续考虑如下语句：

(52) 凯瑟琳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在(52)中，表达式“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是一个指称或者试图指称某个命题的单独词项。依据关系分析理论，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也是一个指称或者试图指称该命题的单独词项。如果关系分析理论为真，且假设我们都知道它们所指相同，那么我们也可以将(52)省略如下：

(53) 凯瑟琳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也担心。

但是我们并不能将(52)省略成(53)。这是因为(52)与(53)的意义并不相同。由于我们仅变化了从句部分，这似乎意味着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该部分。如果产生差异的原因真是如此，那么很显然，我们不能将“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当作与“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相同的表达式，即指称或者试图指称某个命题的单独词项。

不过杰弗里·金可能会反驳道，我们之所以不能将(52)省略成(53)，是因为(52)中两次出现的“担心”表达了不同的关系：前者表达的是 NP 关系，后者表达了 TC 关系；由于上述省略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两次出现的“担心”表达了相同的关系，因此(53)这样的省略并不成功；如果我们使用一些不产生歧义的态度动词，譬如“相信/believe”“怀疑/suspect”“否定/deny”，¹⁸ 那么类似于(51)的省略依旧会发生：

(54) 凯瑟琳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¹⁸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态度动词为“相信”“怀疑”“否定”“断言”“假设”时，金认为 PD 与 TC 之间的替换并不会改变整个语句的真值（[12]，第 356–357 页）：

- (a) 张三相信雪是白的。
- (b) 张三相信雪是白的这个命题。
- (c) 李四怀疑火星上有生命。
- (d) 李四怀疑火星上有生命这个命题。

因此，在金看来，像“相信”“怀疑”这类态度动词是意义明确的命题态度动词（univocal verbs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 UVP）（[12]，第 358 页），而非歧义性的态度动词。

(55) 凯瑟琳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也相信。

但这样的反驳并不成立。这是因为在一个并列结构（coordination）中，即便两个并列成分（conjuncts）的主动词不同，但如果这两个动词所接的宾语所表达的内容相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我们依旧可以对后一个并列成分中的宾语进行省略。举例来说，假设我们知道“鲁迅”和“周树人”所指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将(56)省略为(57)：

(56) 张三喜欢鲁迅，但王五很讨厌周树人。

(57) 张三喜欢鲁迅，但王五很讨厌。

为了回应上述挑战，关系分析理论的支持者可能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呈现方式（modes of presentation）：(56)之所以能够省略为(57)，是因为“鲁迅”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与“周树人”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相同；(54)之所以能够省略为(55)，也是因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所指命题的呈现方式与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所指命题的呈现方式相同；至于(52)不能省略为(53)，以及替换失败现象（譬如：“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和“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会发生，这是因为命题描述词“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与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

但上述回应并不可靠。在外延语境中，一个语句中的表达式被其共外延的表达式所替换之后，整个语句的真值不变。以“周伯宜担心鲁迅”为例，由于“鲁迅”这个表达式出现在外延语境之中，因此用“周树人”或“周樟寿”这些与“鲁迅”共外延的表达式去替换“鲁迅”，我们便会得到“周伯宜担心周树人”或“周伯宜担心周樟寿”这样的语句。这些语句显然与原语句同真假。换言之，即便“周树人”或“周樟寿”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不同，这也不会影响整个语句的真值。依据关系分析理论，从句是指称命题的单独词项，因此“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中的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与“鲁迅”这个单独词项一样出现在外延语境之中。如果上述从句出现在外延语境之中，那么即便从句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与命题描述词的有所不同，这也并不影响整个语句的真值。

在我看来，导致替换失败的根源在关系分析理论的第二个主张。语言上的一些直觉支持该立场。为了表明这一点，让我们假设哥德尔逢人就说“我中了彩票”。现在让我们考虑如下语句：¹⁹

(58) Gödel said he won the lottery.

(59) Gödel said something astonishing.

¹⁹ 此处部分地参考了莫尔特曼（Friederike Moltmann）论文中的内容，详细内容参见[16]第89页。

(60) Gödel said something, which made Tom upset.

假设关系分析理论为真,那么(58)中的“that”从句是一个指称或者试图指称一个命题的单独词项。由于它是单独词项,因此我们可以在一阶逻辑的意义上对(58)进行存在概括(Existential generalization),并得到“Gödel said something”这样的语句,此时的量词谈论的正是命题。如果我们想将“Gödel said something”译为中文,那么它似乎可译为“哥德尔说了一个东西”,相应的(59)也似乎可译为“哥德尔说了一个惊人的东西”。但这样的翻译非常怪异。对于(59),更自然的翻译是“哥德尔有一条惊人的言论”。²⁰这似乎意味着“something”谈论的并非命题,而是言论。这一点在(60)中更为明显:使得汤姆悲伤的并非某个时空外的抽象对象(即某个命题),而是哥德尔具体的言论。如果上述直觉合理,那么“that”从句并非指称或者试图指称某个命题的单独词项。

对于关系分析理论的支持者而言,一种似乎可行的方向,便是做出让步,修改主张2),并认为“that”从句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命题,也可能是事实、可能性等。尽管这种让步修改了关系分析理论的主张,但至少能够保证“that”从句依旧可以指称或试图指称命题。为了解释该立场,让我们先考虑如下的语句:

- (10)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 (11)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
- (61)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一可能性。
- (13) 哥德尔记得一阶逻辑不可判定。
- (14) 哥德尔记得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命题。
- (62) 哥德尔记得一阶逻辑不可判定这个事实。
- (63) 哥德尔怀疑火星上有生命。
- (64) 哥德尔怀疑火星上有生命这个命题。

基于该观点,替换失败现象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在替换时误将一些不指称任何命题的“that”从句当作是指称某个命题的“that”从句。以(10)为例,依据该观点,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指称的是某一可能性,而非命题,因此(10)与(61)同真假,而不与(11)同真假。同样的,由于(13)中的从句指称的是某个事实,而非命题,依照该观点,(13)与(62)同真假,而不与(14)同真假。而(63)不会发生替换失败现象,是因为从句指称的刚好是某个命题,因此(63)与(64)同真假。

此外,该立场也能合理地回应前文所提及的挑战。让我们重新考虑如下语句:

- (52) 凯瑟琳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²⁰感谢《逻辑学研究》匿名审稿人,对此处中英文差异的提醒。

- (53) 凯瑟琳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也担心。
- (54) 凯瑟琳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 (55) 凯瑟琳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个命题，而牛顿也相信。
- (58) Gödel said he won the lottery.
- (59) Gödel said something astonishing.
- (60) Gödel said something, which made Tom upset.

在该立场看来，(52)之所以无法省略为(53)，在于“牛顿担心”后的从句“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指称的并非某一命题，而是某一可能性。而(54)之所以可以省略成(55)是因为(54)中的从句和描述词指称的正是相同的命题。至于(59)和(60)，“something”之所以谈论的不是命题，而是言论，则是因为(58)中的“he won the lottery”指称的并非某一命题，而是某一言论。不过，该观点依旧可能受到挑战。请考虑如下语句：

- (10) 牛顿担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 (65) 莱布尼茨相信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
- (66) 牛顿担心的正是莱布尼茨所相信的。

考虑到牛顿担心的是某个可能性，莱布尼茨相信的是某个命题，那么类似于(66)的语句似乎皆为假。但这样的挑战并非不可回应。如果我们将“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一事实”、“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一可能性”、“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这一命题”等等所指的对象视为包含了相同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一类东西，那么类似于(66)的语句依旧可以为真。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将(66)这样的语句解读为，牛顿担心的与莱布尼兹所担心的同属一类。或许该回应依旧可能遭遇挑战。但就目前来看，上述立场是一个有希望的方向。

至此，本文对关系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并反驳了一些可能的回应。如果这些批评是合适的，那么关系分析理论将难以成立。而这也将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替换失败现象。

5 结语

替换失败现象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话题。杰弗里·金为了维护关系分析理论，主张替换失败的根源在谓词部分。依据金的观点，一部分替换失败源自谓词的语法特性，另一部分则源自歧义性的态度动词。为了辩护后一点，杰弗里·金展开了详细的论证。本文试图表明，金的策略依旧存在诸多不足。其策略不仅削弱了命题实在论者对于命题存在的部分共识，其本身还蕴含了错误的结论。此外，

该策略本身还包含了不牢靠或错误的预设。尽管金为维护其观点提供了一些独立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决定性,它们仍有可能被其他观点所解释。倘若我们对谓词策略的批判是足够的,那么替换失败的根源便很可能在态度动词之后的从句。为了进一步表明这一点,我们主张“that”从句并非指称命题的单独词项,并提供了一些独立的证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将有理由放弃关系分析理论。

参考文献

- [1] N. Asher, 1993, *Reference to Abstract Objects in Discourse*,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2] K. Bach, 1997, “Do Belief Reports Report Beliefs?”,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8(3)**: 215–241.
- [3] P. Benacerraf, 1965, “What Numbers Could not B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4(1)**: 47–73.
- [4] J. Bennett, 1988, *Events and Their Nam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Ž. Božković, 1995, “Case properties of clauses and the greed principle”, *Studia Linguistica*, **49(1)**: 32–53.
- [6] T. Brewer, 2006, “Three Dogmas of Desire”, in T. Chappell(ed.), *Values and Virtues: Aristotelia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pp. 257–2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J. Clarke-Doane, 2017, “What is the Benacerraf Problem?”, in F. Pataut(ed.), *Truth, Objects, Infin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Benacerraf*,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8] D. Davidson, 1969, “The individuation of events”, in N. Rescher(ed.), *Essays in Honor of Carl G. Hempel*, pp. 216–234, Dordrecht, Holland: Reidel.
- [9] I. Heim and A. Kratzer,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lden, MA: Blackwell.
- [10] M. Jubien, 2001, “Propositions and the Objects of Thought”,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4(1)**: 47–62.
- [11] J. Kim, 1966, “On the psycho-physical identity theor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3)**: 227–235.
- [12] J. C. King, 2002, “Designating Proposition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11(3)**: 341–371.
- [13] J. C. King, S. Soames and J. Speaks, 2014, *New Thinking about Propos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4] M. J. Loux and T. M. Crisp, 2017, *Metaphysic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15] M. McKinsey, 1999, “The Semantics of Belief Ascriptions”, *Noûs*, **33(4)**: 519–557.
- [16] F. Moltmann, 2003,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Without Propositions”, *Synthese*, **135**: 77–118.
- [17] J. M. Nebel, 2019, “Hopes, Fears, and Other Grammatical Scarecrows”, *Philosophical Review*, **128(1)**: 63–105.

- [18] A. Prior, 1971, *Objects of Thought*,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 [19] B. Russell, 2003,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in S. Mumford(ed.), *Russell on Metaphysics*, London: Routledge.
- [20] S. Schiffer, 2003, *The Things We M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 T. Sider, 2010, *Logic for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沈百英, “ λ -演算与组合逻辑”, 朱水林 (编), 逻辑语义学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 [23] 翟玉章, “罗素的事实概念及其空洞性”, 江海学刊, 2011 年第 6 期, 第 57–64 页。
- [24] 刘小涛, “为什么欲望不是命题态度?”, 哲学分析, 2017 年第 4 期, 第 96–106 页。

(责任编辑: 袁之)

Proposition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A Study of Jeffrey King's Predicate Strategy

Bowen Yang

Abstract

The relational analysis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states that a sentence like “Aquinas believes that God exists” is true if and only if the subject and the proposition are in a specific relation which the attitude verb expresses. However, the substitution failure challenges this idea: if the aforementioned theory holds true, then two expressions referring to the same proposition can be substituted in extensional contexts without altering the truth value of the entire sentence. Yet, some counterexamples suggest that substitution does not preserve truth. To circumvent this predicament, the propositional realist, Jeffrey King, attributes the failure of substitution to the predicate part. However, this paper will highlight the inadequacies of King's strategy. It struggles to reconcile with a shared view of propositional realists, contains flawed conclusions and presupposes untenable or erroneous premises. Even if King offers independent evidence, it is not conclusive. Further scrutiny seems to reveal that the root of the substitution failure lies after the predicates, rather than in the predicates themselves.